

纳塔纳埃尔，不必到别处寻觅，上帝无所不在。天地万物，无一不表明上帝的存在，但无一能揭示出来。我们的目光一旦停留在某件事物上，就会立刻被那事物从上帝身边引开。别人纷纷发表著作，或者工作钻研，我却相反，漫游了三年，力图忘掉我所博闻强记的东西。这一退还学习的过程，既缓慢又艰难，不过，退还了人们灌输给我的全部知识，对我更有裨益：一种教育这才真

自己的生活同
自己的肉体
扬。抛开

人间食粮

正开始。你永远也无法明了，我们作了多大努力，才对生活发生了兴趣，任何事物一样，我们一旦感兴趣，就会忘乎所以。我往往畅快地惩罚自己，只觉得体罚比过失更有快感；我沉醉其中，因不是单纯犯罪而得意扬扬越感吧，那是思想的一大包袱。我们总是举足不定，终生烦恼。如何

对你讲呢。细想起来，任何选择都令人生畏，连自由也是可怕的，如果这种自由不再引导一种职责的话。这是在完全陌生的国度选择一条路，每人都会发现自己的路，请注意，只适用于自己。即使到最鲜为人知的非洲，找一条最荒僻的路径，也没有如此难以辨识。……有吸引我们的一片片绿荫，还有尚未枯竭的清泉幻景……不过，还是我们的欲望所至之处，才会有清泉流淌。因为，只有当我们走近时，那地方才成形存在，只有当我们行进时，景物才在周围逐渐展现。远在天边，我们一无所见，即使近在眼前，也仅仅是连续不断而变幻不定的表象。如此严肃的话题，为什么用起比喻来了呢。我们都以为肯定能发现上帝，然而，唉！一找见上帝之前，我们却不知道面向何方祈祷。后来，大家才终于想道：上帝无处不有，无所不在，哪里却又寻不到，于是就随意下跪了。纳塔纳埃尔，你要仿效那些手擎火炬为自己照路的人。你无论往哪里走，也只能遇见上帝。——梅纳尔克常说：上帝嘛，也就是在我们前边的东西。纳塔纳埃尔，你一路只管观赏，哪里也不要停留。你要明白，惟独上帝不是暂存的。关键是你的目光，而不是你目睹的事物。你所认识的一切事物，不管多么分明，直到末世也终究与你泾渭分明，你又何必如此珍视呢。欲望有益，满足欲望同样有益，因为欲望从而倍增。实话对你讲吧，纳塔纳埃尔，占有渴求之物一向是虚幻的，而每种渴求给我的充实，胜过那种虚幻的占有。纳塔纳埃尔，我的爱消耗在许多美妙的事物上，我不断为之燃烧，那些事物才光彩夺目。我乐此不疲，认为一切热烈都是爱的耗散，一种甜美的耗散。我是异端中的异端，总受各种离经叛道思想的深奥隐晦和抵牾分歧所吸引。一种思想，惟其与众不同，才引起我的兴趣。我甚至从自身排除同情心，所谓同情心，无非是承认一种通常的感情。纳塔纳埃尔，绝不要同情心，应有爱心。要行动就不满足的欲
生在世纳
满意的欲
惟恐失去爱，我才对忧伤、烦恼和痛苦抱有同感，否则的话，这些我很难容忍。各人的生活，让各人操心去吧。今天写不了了，谷仓里有个机轮总在运转。昨天我看到了，正打油菜子，只见糠秕乱飞，子粒滚落在地。尘土呛得人透不过气来。一个女人在推磨，两个漂亮的小男孩，光着脚丫在收菜子。我潸然泪下，只因无话可说。我明白，一个人除此再也无话可说的时

纪德

【法】安德烈·纪德 著
李玉民 译

必考虑这行为是好是坏。要爱，就不必顾忌这爱是善是恶。纳塔纳埃尔，我要教会你热情奔放。人塔纳埃尔，与其平平安安，不如大悲大恸。我不要休息，但求逝者的长眠，惟恐我在世之时，未能望，未能耗散的精力，故世后又去折磨我。我希望在人间，内心的期望能够尽情表达，真正的心，然后才完全绝望地死去。绝不要同情心，纳塔纳埃尔，应有爱心。你明白这不是一码事，对不对

Les nourritures terrestres

André Gide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TPRESS

人间食粮

【法】
安德烈·纪德
— 著

李玉民
译

André Gide

Les
nourritures
terrestres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间食粮 / (法) 安德烈·纪德著; 李玉民译. —
北京: 九州出版社, 2016.8 (2017.2重印)

ISBN 978-7-5108-4644-1

I. ①人… II. ①安… ②李… III. ①散文集—法国—现代 IV. I565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201910号

本书译文经北京夏和曝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代理, 由立
村文化有限公司授权使用

人间食粮

作 者 [法] 安德烈·纪德 著 李玉民 译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印 张 8.5
字 数 140千字
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7年2月第2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4644-1
定 价 32.00元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纪德在世一天，法国便还有一种文学生活，一种思想交流的生活，一种始终坦率的争论……而他的死结束了最能激励心智的时代。

——〔法〕莫里亚克

195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

他为我们活过的一生，我们只要读他的作品便能重活一次。纪德是个不可替代的榜样，因为他选择了变成他自身的真理。

——[法]让·保罗·萨特

那么多青少年对《人间食粮》都狂热地崇拜，这种崇拜远远超过文学趣味。

——〔法〕安德烈·莫洛亚

我关在自己的房间，极为无所事事，摈弃了一切，为欲望所折磨，并且因为等待而感到饥渴，这本书来了，解了我的饥渴。

——〔法〕雅克·科波

译序：纪德的写作状态

/ 李玉民

我动笔要写序言时，不料又看到你这句话，安德烈，这句令我特别恼火的话：“抛掉我这本书，离开我吧。”

你反复发出这种劝告，我却始终未予理睬。其实你自己又何尝这么做了呢？你的《人间食粮》（1897），过了38年非但没有抛掉，反而又抛出《新食粮》（1935）。我本想诘问一声，你这话有多少诚意，让人抛掉不易抛掉的书……

噢！安德烈，你又在窃笑……是啊，我倒忘了，你这人本来就充满矛盾，一会儿肯定，一会儿又否定，很难说以哪句话为准。继《人间食粮》，你又写了剧本《扫罗》，谴责那种追求瞬间和感官的刺激。你在《窄门》（1909）中讲了相反的故事：少女阿莉莎为保持纯洁完美的德行，就拒绝尘世的欢乐

和人间的幸福。究竟哪个人物，代表你纪德先生的思想呢？

何止在不同的作品，就是在同一作品中，你也频频变脸，灵活地运用这种变术，忽而满腔热情，忽而挖苦嘲讽，忽而诙谐，忽而严肃，忽而迷恋陶醉，忽而又无动于衷，忽而……你纪德先生在哪儿？在这些脸谱背后，哪个是你真身，哪个是你幻影？你说的话，哪些是严肃认真的呢？是在你谈笑风生的时候，还是在你谆谆说教的时候，才值得人相信呢？

连真假虚实都无法辨识，又怎么评价你呢？你用这些相互矛盾的作品，构建了一座迷宫。闯进来的人，沿着哪部作品指引的路走下去，都难保不落入你设的陷阱。即使不是陷阱，也辨不清方向，走不出迷宫，除非是忒修斯，拉着阿里阿德涅的线团。

“别人不易画出我的思想轨道，这种弧线仅能在我的文风中显露，一般人看不出来。假如谁在我的最新作品中，以为终于抓住了与我相似的人物，那他就错了：与我差异最大的，总是我的最新产物。”

看了你这话，我更不会试图画出你的思想轨迹了。不过我产生一个疑问：相距越近的作品与你差异越大，那么相距越远的作品，是否越与你相似呢？尽管不能一概而论，但是你这么善变，而时隔38年，《新食粮》却与《人间食粮》惊人地相

似，这就不能不令我对你的写作状态发生兴趣。

安德烈哟，我阅读你，总想从更高的层次来理解你，总想从思想、道德、价值观念等高层次来剖析你的作品，以达到高水平的学术认识。这就好比我在你的花园里散步，不闻繁茂花草的清香，却总想闻到高级香水的气味；我在你的麦田里穿行，不闻灌浆麦粒的清香，却总想嗅到精制糕点的香味。

安德烈哟，我阅读你，怎么能否认我怦然心动，不是因为作品精妙的语言、深刻的哲理和丰富的意蕴，而是有一种直接的感受。我感到了你的散文诗《人间食粮》、你的青少年时期的自传《如果种子不死》（1926）、你的长卷《日记》、你的许多游记，都有一种原始的冲动。你记录了追求快乐的冲动的原生状态，而这种原生状态的冲动，给人以原生的质感，具有粗糙、天真、鲜活、自然的特点。

怪不得你要窃笑，做鬼脸，安德烈，我绕了一大圈，又回到阅读你作品的最初感动点，这多少是现代文明给人造成的悲剧。现在，我最感兴趣的是，你处于怎样的写作状态，才能在你的作品中，更多地记录了现代人几乎消失殆尽的这种原生状态的冲动。

什么东西失而复得，才格外珍贵？对人来说，最珍贵的莫过于第二个青春。你说过：“我的青春一片黑暗，没有尝过大

地的盐，也没尝过大海的盐。”我知道，安德烈，你没有尝到欢乐，青春就倏忽而逝。然而，正因为如此，你一旦获得了第二个青春，就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激情；尤为难能可贵的是，这种青春的激情，一直持续到你走完人生。你在一生的总结，遗嘱式的小说《忒修斯》（1946）中，不是再次表示：“我始终是大地的孩子……我不枉此生。”

你在而立之年后，又经历五十来年的第二青春期。你即使在文学领域如日中天，人称“文坛王子”，即使频频出现在大型群众集会的主席台上，成为许多人崇拜的对象，你仍然是个毛手毛脚的青年，你轻浮、躁动、执拗、任性、笨拙，言行时常有悖情理，让多少亲友恼火，又让多少崇拜你的人大惑不解。我不知道，大青年、老青年，是不是比小青年做得还过分，但是我敢说，别人不理解，甚至不能原谅你的那些乖张行为，恰恰是人处于青春期的特点。

你的第二个青春，是随着新世纪，即20世纪而诞生的。安德烈，你的创作生涯有个十分有趣的现象：你的许多重要作品，是在青年时期开始孕育的，如《人间食粮》、《背德者》、《窄门》、《梵蒂冈的地窖》（1914）、《田园交响曲》（1919）、《如果种子不死》、《伪币制造者》（1926）等，但是进入第二个青春期才陆续开花结果。这就

决定了你的作品，除了处女作《安德烈·瓦尔特》之外，不像其他作家那样，有不成熟和成熟的截然之分。第二个青春，即成熟的青春，在你身上构成一种特殊的矛盾体：既有成熟的思想，又保持青春的律动。这就意味着你的千差万别的作品，都是在这种特殊矛盾的状态下写出来的。

我想象得出啊，安德烈，你写作的姿势，一定是紧贴着大地，闻着花草的清香，听着泉水或鸟儿的鸣唱，你浑身毛孔都张开，让每件事物都能畅快地浸入。你时时在把握：“我感受到什么？”而别人总在思索：“我应当感受到什么？”这是你与许多作家的差异。是的，安德烈，你甚至要修正的是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“我思，故我在”^①，代之以“我感知，因此我存在”，将感觉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。你也是为数不多的作家，将感受事物的状态延伸到写作状态。有时我很难分辨，你是在感受还是在写作。你将感受事物的战栗，化为表达感受的战栗的语句。

我读着你的战栗的语句，就触到了你感受事物的战栗。我不能不佩服，你的感官全那么灵敏，能突然同时集中到一个点，将生命的意识完全化为接触外界的感觉，或者将接触外界的感觉完全化为生命的意识。你将种种感觉，听觉的、视

① 法国哲学家笛卡尔（1596—1650）的哲学命题。

觉的、嗅觉的、触觉的，都汇总起来，打成一个小包，如你说：“你就是生命。”当然，这个小包加上你本人，就是你的生命。

安德烈哟，你的欲望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，竟然要“尝试各种各样的生存方式，尝试鱼类和植物的生存方式”，加倍做你整个青年时代本该做的事情：追求快乐。你的这段话说得多么好啊：

自然万物都在追求快乐。正是快乐促使草茎长高，芽苞抽叶，花蕾绽开。正是快乐安排花冠和阳光接吻，邀请一切存活的事物举行婚礼，让休眠的幼虫变成蛹；再让蛾子逃出蛹壳的囚笼。正是在快乐的指引下，万物都向往最大的安逸，更自觉地趋向进步……

每种事物都是快乐的一个载体。

万物都热爱生存，而生存之物都追求快乐。快乐变得美味可口时，就可以称为水果。快乐变成歌声时，就可以称为鸟儿。快乐排成一行行文字时，自然就称为写作。安德烈啊，不管别的作家如何，你的写作，就是感觉之歌、快乐之歌、生命之歌。

我知道，安德烈，你在童年和少年时期，特别迷恋《一千零一夜》和希腊神话故事，经常与阿里巴巴、水手辛巴达为伴，与尤利西斯、普罗米修斯、忒修斯等英雄为伴，随同他们去冒险，去旅行，从而形成了你不知疲倦的好奇心。进入第二个青春期，你的好奇心就变成欲望。你和欲望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你一生摆脱或放弃许多东西：家庭、友谊、爱情、信念、荣名、地位……独独摆脱不掉欲望。欲望拖着你到处流浪，到大都市里把你灌醉，却不给解渴，带你到荒野里彷徨，带你月光下漫步，带你乘船在波浪上摇荡，好让你进入水上的梦乡……甚至还多次把你拖到生命灭绝、惟有风和热猖獗的沙漠：

黄沙漫漫的荒漠啊，我早就该狂热地爱你！但愿你最小的尘粒在它微小的空间，也能映现宇宙的整体！微尘啊，你还记得什么是生命，生命又是从什么爱情中分离出来的？微尘也希望受到人的赞颂。

是啊，安德烈，你既同欲望融为一体，就永无宁日了。一种欲望满足，又萌生新的欲望，“层出不穷的转生”。不能停歇，遮风避雨的房屋令你窒息，舒适的床铺也令你厌恶。

你在旅途上，首先寻找的不是客栈，而是干渴和饥饿感。你在无穷无尽的漂泊中，不再寻找目的地，总是走向新的境界，要见识更美、更新奇的事物，寻求更大的快乐：“下一片绿洲更美”，永远是下一个。你的理想和栖息地之间，隔着你的整整一生。

整整一生要走，路却没有划定。“我绝不走完全划好的一条路。”（《如果种子不死》）你还借《伪币制造者》中的人物说：“您只能在生活中学会生活。”你的生活准则，安德烈，不是拒绝任何准则，“做我们自己”，让天性自由地发展，享受真正的生活。你走的是逆行的人生之路，因为必须“倒行逆施”，与虚假的现实生活背道而驰，才能返回真正的生活。

为此，你始终处于警觉状态，惟恐稍有疏忽，就走入老路，落入陈规旧俗。同样，你也走一条创新的文学之路，写作中始终处于警觉状态，坚持摒弃“共同的规则”，不写别人已写出或能写出的作品。你的文学创作同你的生活一样，避开任何责任的路标，只靠好奇心，靠求知和创新的欲望来指引，在长满荆棘并完全陌生的地方探索出一条路。不怕迷失方向，在求知的路上每前进一步，每拐过一条弯道，就给生活添一个惊喜，也给创作添一分精彩。人总拿已知去赌未知，拿你的全部

过去，去赌新的未来，这便是争取自由的条件和代价。这种争取是一种动势、一种变势，安德烈，你在变动中，不断地超越自己。我又忍不住，在这里抄录你对大海的描述：

没有定形的大海……惊涛骇浪向前推涌，持续不断而又悄无声息。波涛前后相随，轮番掀起同一处海水，却几乎没有使其推移。只有波涛的形状在运行，海水由一道波浪涌起，随即脱离，从不逐浪而去。每个浪头只在瞬间掀动同一处海水，随即穿越而过，抛下那处海水，继续前进。我的灵魂啊！千万不要任何一种思想！将你每个思想抛给海风吹走吧，绝不要带进天国。

安德烈哟，你的一生，你的一生的创作，除了变化，还能谈什么呢？你就属于那些不断地蜕变，否则就不能生长的物种。每天清晨，你都体味到新生的感觉，体味到新生感觉的温馨。每天清晨，你都丢下昨日的躯壳，上路去迎接新生。你哟，安德烈，你身上不断重复着神秘的再生。这便是生命隐秘的活动、潜在的运行、求知物的孕育、艰难的更新。你好似虫蛹，任由新生命在体内形成，而这新生命即将是你，又和原来的你不同，有时连你都认不出自己，无怪乎别人说你是“变色

龙”。甚至瑞典皇家学院也琢磨不透你的变化，直到你78岁高龄，才于1947年，迟迟将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你。

不瞒你说，安德烈，起初我也怪你多变，反复无常；现在我明白了，你这样变化，就能充分掌握人生的全部真实，进入生存的各种形式，也能自由品尝大地的所有食粮。为此你将所能有的欲望推向极致，蜕变中绝不中途而止，哪怕是邪恶，也要走到底，看个究竟：“要行动，就不必考虑这行为是好是坏。要爱，就不必顾忌这爱是善是恶。”什么事情你都可能干得出来，仿佛同时爱上上帝和魔鬼的双重诱惑，不论是高尚之举，还是最卑劣的行径，你做得都同样坦然。1893年，你去阿尔及利亚体会放荡的生活，完成了性欲的解放，后来你又去刚果、乍得旅行，不怕激怒当权者，执意调查殖民地问题。你还应邀到苏联访问，寻找人类的前途。你的人生旅程，就像水手辛巴达、尤利西斯、忒修斯那样，充满了新鲜的故事和传奇的色彩。

当然，事必躬亲，你也不可能完全做到。有些欲念，有些诱惑，你已心存疑惑，你不妨灌输给你的人物，让他们贯彻到底，推进到荒谬的地步。你的探索人生的旅程，就这样由你的人物延伸。同样，你的特立独行的生活姿态，也就延伸为你的写作状态。